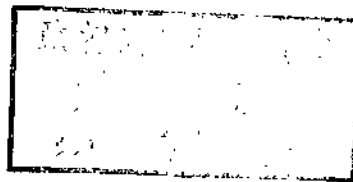


V
06.02

V-07/11

新金文史资料

(第四期)



新金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15 67/16

目 录

1、今新金南部地区清末为俄、日 所侵占的简况及其地界.....	马 群	1
2、沙俄统治旅大时期机构简况.....	刘吉安	5
3、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普兰店的行政机构.....	于宝祥	7
4、日伪时期新金地区的警察组织.....	由治义	10
5、抗税斗争此伏彼起.....	刘吉安	14
6、小民大义.....	孙德芝稿 德臣 开仁 整理	18
7、夹心子事件.....	马 群	20
8、击毙日寇安住.....	王世安	25
9、一场骇人听闻的惨案.....	花儿山乡文化站稿 德臣·开仁 整理	26

今新金南部地区 清末为俄、日所侵占的简况及其地界

马 群

新金县为抗日战争胜利，我军解放辽南时，于1945年9月新置的县份。全县舆地，北部为清末的复州，民国和伪满洲国时期的复县之东部地区，南部则系自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之“关东州”貔子窝民政署所辖除海岛五个会外的全部和普兰店民政署所辖之北部地区。1905年日侵占前，曾一度为俄帝国主义的“租借地”，只是俄租地界线则在后来日占界线之南，面积比日占小。这两条占地界线，均横贯今新金县境（见附图）。两条界线出现的历史，不独可以说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疯狂侵略，也可以充分地看出帝国主义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为在我国攫取权益所进行的生死角逐。

俄租地“关东州”及其地界

189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和缺乏准备而失败。次年（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中内容之一，是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矛盾并俱想借机从中国攫取权益，条约签订后，俄、德、法三国起而干涉，日本以向清政府索取军费白银三千万两，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此即史称“三国干涉还辽”事件。

清廷为赔偿日本军费，向三国借款，其中向俄借款最多，因此，俄在三国中占特殊地位。1896年6月3日，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中东铁路之修筑权。1897年12月14日，俄国以德国占据胶州湾为借口，以帮助中国抵御德国侵略为名，派军舰强占旅顺、大连。1898年，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清政府承认旅顺为俄国军港，大连为商港，租期二十五年，期满再商议展限。同年又强迫清廷签订中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继而由两国各派官员共同勘定租地界线，于1899年2月21日订立中俄《勘分旅大租界专条》，4月25日双方签字生效。

俄租地北界西起普兰店湾（时俄据英国海图名称音译为亚当湾）北岸，今瓦房店市复州湾（时称五湖嘴）南滨海之防风山极南岗顶，东至今新金县碧流河乡前王屯（昔时坡岗上有火神庙，《专条》以此称）顺向东南之海滨。租地界线由西向东，以俄文字母为顺序，共立界碑三十一块（中国以数字为序，称第×碑），并在其中的必要地点加立八块小界碑。租地界线之北，曾规定一定的区域为隙地。从上述五湖嘴南防风山极南岗顶的俄文字母“A”字碑（中国称“第一碑”）起，界线向东展延，或直或曲，横贯今新金全境，顺次为：今花儿山乡之枣房身、二道岭子、姜家炉、陈家屯、三官庙、苍家屯、李家屯，泡子乡之于家屯、前后线石，大谭镇七耳沟（今无此名）、大晏屯、小晏屯、隋家屯、（今无此屯名），夹河庙镇之姜家隈子、巴家屯、葫芦屯（今无此屯，只有葫芦头，但《专条》中将其划在租地界线外之隙地内）、大栾屯、小栾屯，皮口镇之大连腰子（今新金地图称“打拉腰子”）、万家沟、炮台子，赞子河乡之炮台子店（今称台店）、王家屯、高家店、邢家屯、潮沟崖（今图未标明其地），碧流河乡之林家坎子、牟家屯、

孙家屯、王家坦子（据查即今东老滩村所在之长祥屯）；在火神庙（今庙已不存，其地在今碧流河乡前王屯近处）坡岗顶立俄国“E”俄字末碑（中国第三十一碑），由此往东南下至海滨。

1897年俄强占我旅顺、大连后，俄皇于1898年8月16日敕令将旅大租地政权定为临时关东州厅官制（“关东州”之称即自此始，其意在表明地处山海关之东）。厅治设于旅顺，总督由俄皇亲委。迄租界地将原金州辖区扩入后，其行政区划分四市、五区，今新金县皮口镇，即当时四市之一的貔子窝市，五个区中亦有貔子窝区；由于貔子窝市范围甚小，市长由区长兼任。

日占“关东州”及其地界

“三国干涉还辽”，日本帝国主义自不甘心，积极争取时间整顿军备，伺机与俄角逐，终于在1904年爆发了以我国东北为战场的日俄战争。此次战争于1905年以俄国失败而告终。同年9月5日，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俄国将其在我国南满的全部权益自行让与日本。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自然不满止自而已，无理要求原俄界线外吏治仍归中国之隙地（东西长百余里，南北距原俄租地界线四、五里至十四、五里不等）皆归其所有，屡与之交涉，彼皆置若罔闻，先是擅自将隙地划为东、西两区，分区设长，自今之花儿山乡姜家屯起，东至大沙河三十余屯，名为第三区，派金屯金纯玉为区长，协同会首王绍廷管理；自大沙河至赞子河九十余屯，名曰第五区，派单家屯单廷宝为区长，协同会首郑瑞年等管理。日本侵略者规定隙地内土地之钱粮（属土地税之类）按金州粮册规定之钱粮加倍征收。以后未久，日本将隙地全划为关东州版图，迄1945年“八·

“一五”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关东州界在今新金境内，由西向东顺次为：花儿山乡之枣房、二道岭、陈屯、长房、西拉树房、东拉树房、上张沟、陶沟、川心店、吴屯、玉皇庙（大李屯）、大山后，大田镇之邢沟、王店、宫屯、陶屯、王棚沟东，大谭镇之南陈沟、芦屯、长安庙（街心分界）、沙包子（街心分界）、叶窝棚，夹河店镇之田屯、王屯、王店、郑屯，皮口镇之八家子（街心分界）、东南庄，赞子河乡之小李屯、新台子、后拉嘴、后赵屯、李屯，碧流河乡之姜家沟、马家屯、任店、张家屯、吴屯、阎王店，城子坦镇之郭家屯、金厂、城复（小傅屯）、城子坦镇街中心（小桥中心分界），东至碧流河岸。

日本帝国主义从俄国手中转夺我辽东半岛之旅大地区，开始实行军管，后历经关东都督府时期、关东厅时期和关东州厅时期（时，日寇已设关东局兼辖满洲国）。关东州北部为貔子窝、普兰店地区，而貔、普或为金州军政署的两个管区，或为金州民政支署的两个出張所，或为金州民政署的两个支署（后两者均经反复），后来则成为与金州民政署并列的两个民政署，同隶于关东州厅。

总之，这条界线，自1905年起，迄1945年“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对其南部之关东州，霸占整整四十年。界线以北，日本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全部，次年（1932年）成立傀儡政权满洲国，1939年改称满洲帝国，迄1945年“八·一五”，计十四年。界线南、北，当时群众习称“金界”、“复界”，解放前之十四年，界之南北虽均为日寇所侵占，但地位大不相同：南部的关东州，被视为其本土之一部分；北部满洲国，当时只是其殖民地。在分而治之的政策下，这条界线壁垒森严，沿线遍设

海关关卡。自遣视“州民”与“满洲国民”是有严格区别的。直至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这“分两伙”的“一家人”（当时为“一条大道分南北，一户人家分两伙……”的民谣）才同时回到祖国的怀抱。俄、日侵占我旅大地区的两条界限已成为历史的陈迹。

沙俄统治旅大时期机构简况

刘 吉 安

沙俄帝国主义贪得无厌，在连续强占我广大领土后，一八九七年又把魔爪伸到旅顺、大连这两个重要港口，攫取了港口周围的大片陆地和水域航行权，以及东清铁路延至大连的筑路权。在强迫租借旅大的谈判期间，沙皇政府曾向清朝专使许景澄明确表示，租界内税收、理民，仍归中国自主，绝对不侵犯中国主权。可是，沙皇政府事后就制造借口，勾销了以往诺言，毫无顾忌地成立各种殖民统治机构，征收租税，颁布各项法令、法规，加紧对旅大地区的蹂躏和摧残。

一八九八年十月，沙皇在旅顺成立临时民政管理局，局长雅斯诺勃利斯基就职，把统治范围迅速扩展到除金州城以外的租界地全境。在貔子窝和洋头洼，沙俄殖民当局逮捕了清朝税务人员，宣布今后在金州城外执行公务的清朝官吏差役，一经查获，立即就地严惩。一八九九年八月，沙皇政府颁布暂行《关东的统治规则》和省同级，州府设在旅顺，规定关东州长官为掌握全部军、政大权的将军，州下设四市五区。大连市被确定为沙俄财政部直辖的特别市，市长由财政大臣推荐，以敕令任免。金州市、貔子窝市和旅顺市是同“区”平行的市。金州市根据《旅大租地续约》的规定，本来由清朝官

员“自行治理”。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七日，关东州长官阿利克塞也夫以清朝官员可能会掀起暴动的慌言，突然派兵占领金州城，逮捕了清朝文武官员（内有副都统福新、协领继德、富伦，同知马宗武），把他们作为俘虏押送旅顺，流放到库页岛。五区是金州行政区、貔子窝行政区、亮甲店行政区、旅顺行政区和岛屿行政区。金州市政、貔子窝市政，分别由金州行政区长、貔子窝行政区长兼管。州府各厅、局和市区长官，均由沙俄军官担任，厅的长官一般由校级军官担任，行政区长一般由尉级军官担任。区下设乡、方、村，金州行政区辖五乡十五方，三百七十八村，貔子窝行政区辖四乡十二方，三百二十六村，亮甲店行政区辖四乡、十二方、三百九十五村，旅顺行政区辖四乡、十二方、三百七十四村、岛屿行政区辖二乡、二十九村。其乡、方、村的行政职务才能用中国人担当。一九〇三年八月，沙皇颁布《暂行远东统治条例》，设远东大总督府于旅顺，统辖后贝加尔、阿穆尔、滨海、勘察加、关东诸州和大连市、库页岛以及中东铁路沿线附属地。一八九九年十二月继陆军少将苏鲍季奇之后，担任关东的长官的海军中将阿列克塞也夫升为海军上将，被任命为远东大总督。总管远东民政，统帅太平洋舰队和管区内的陆军，监督远东外交，总理远东财政（包含税务）。

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日本海军对旅顺口沙俄舰队发起攻击，二月十日两国宣战。五月三十日军占领大连。一九〇五年一月，旅顺口的沙俄守军投降，三月沙俄几十万陆军在奉天大会战中被战败。五月在对马岛附近海战中，沙俄舰队被歼毁。六月经美国总统罗斯福调停，在美国的朴茨茅斯举行和谈，根据俄、日两国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沙俄把包括旅顺、大连在内

的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东清铁路的长春到旅顺等有关权益转让给日本。从此，日本侵略者取代了沙俄对“关东州”的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 普兰店的行政机构

于 宝 祥

解放前，普兰店地区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四十年。

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规定：俄国把它在东北南部的全部特权转让给日本，包括东清铁路支线、旅顺和大连“租借地”及其附属权益。后来，日本又强迫清政府承认了这种非法权益的转让。从此，普兰店也同大连其它地区一样，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一九〇四年五月三十日，日军刚占领大连，便在第二军司令部下设一个军政署，地址在金州城。普兰店地区隶属金州统辖。同年十一月六日，该司令部由金州城移至大连市内。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在大连设置了关东州民政署，隶属于满洲军总兵站监部。民政署下辖旅顺、青泥洼（大连）、金州三个政区，政区置军政署：在普兰店地区的挂符桥设普兰店出張所，归金州军政署统辖。

一九〇六年十月，关东都督府建立并正式开厅，内设陆军部和民政部，统理军政事务，在民政部下设大连、旅顺、金州三个民政署，同年十月，将普兰店出張所升格为民政支署，并由挂符桥迁移到普兰店街。

一九一九年关东都督府改为关东厅，陆军部改称关东军司令部，实行军政分治。下辖大连、旅顺、金州三个民政署，普兰店民政支署归金州民政署统辖。

一九二一年六月，普兰店民政支署内设警务课（相当于科，下同）和总务课。不久，警务课改为警务支署，总务课改为民政支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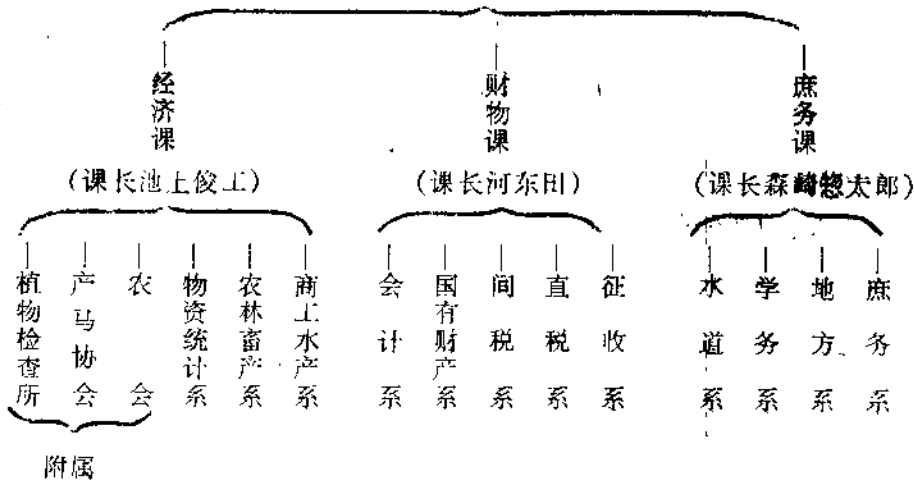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金州民政署改为支署，普兰店警务支署与民政支署合并为民政支署。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根据关东厅第五十五号令，再将警务课从民政支署分出，分别成立普兰店警察署和普兰店民政署。民政署内设庶务、财务两课，以后又增设经济课。课下设系。全署共有三十人左右，其中日本人占半数以上。署长、课长、系长均由日本人充任。（详见下表）

普兰店民政署组织机构

(1945年光复前)

普兰店民政署
署长
(田岛义男)



一九一九年二月，制定了会的行政准则，一九二五年六月公布，九月一日实施的“关东州会制”。正式赋予“会”以法人资格，扩大了会的权限。普兰店民政署下辖十八个会。“会”是普兰店民政署的辅助机关，它本来是一种自治公益团体，自一九二五年开始，会长由民政署长任命，赋予了一级政府职能，为民政署管理当地一些地方事务。

“会”设正副会长，副会长由日本人充任，职员为中国人，分“书记”、“书记补”两级，农口技术人员由农会派驻的叫“技补”，属会编制的叫“技手”，农业组合叫事务员。（详见下表）。

普兰店民政署管内各会职员表

(1945年光复前)

会名	会长姓名	副会长姓名	书记数	技补技手数	农业组合
普兰店	孙君福	小松统祥	14	2	22
石河驿	王明琛	井上外史夫	10	1	13
老爷庙	于钊章	山岸政权	10	1	11
三十里堡	孙荫棠	横山繁	10	2	15
四道河	王仁良		6	1	10
土城子	高敏桐	香野辰次郎	9	1	14
亮甲店	巴纯卿	船越浩	11	1	18
华家屯	刘乃顺	久保长庆	10	1	12
姜家堡子	夏修叶	木下三之助	10	2	13
正明寺	白长隆	圆道节夫	9	1	12
长岭寺	李伦廷	河野唯一	10	2	13

林家屯	张喜祥	尾琦重则	9	1	10
卧龙屯	徐福洪	二重实快	9	1	11
粉皮墙	王良驹	细马静马	10	1	14
长山寺	袁兆康	西房次郎	9	2	17
朝阳寺	王宝琮	新谷忠芳	9	2	14
快马厂	柯长贵	渡部滕雄	9	2	15
风鸣岛	陈文德	泉秀六	6	2	19

日伪时期新金地区的警察组织

由 治 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了我旅大地区和后来东北全境。日寇为了对中国实施殖民统治，镇压“反满抗日”活动，建立了一整套庞大的极其残暴的统治机构。其警察组织尤为严密和残忍。这个时期，今新金县南部地区隶属“关东州厅”之普兰店、貔子窝两个警察官吏分遣所；今新金县北部地区归“满洲国”奉天省复县之七、八、九区（即莲花山、一拉塔、复东镇）三个警察署，下设二十二个警察分驻所。

普 兰 店 警 察 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设置了普兰店警察官吏派出所（即普兰店地区铁路上的管辖所），地址在挂符桥保线宿舍。这是日寇在新金县地区设置最早的一个警察机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该所改称为金州民政支置普兰店出張所，同年九月一日下达正文。同年十月，金州民政支署普兰店出張所改为金州民政署

普兰店民政支署，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普兰店民政支署所在地从挂符桥保线宿舍迁至普兰店新厅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一日，普兰店民政支署改为大连民政署金州民政支署普兰店出張所。民国八年（1919年）八月十八日，该所又改为金州民政署普兰店民政支署。当时，普兰店民政支署设总务和警察两课。警务课内分警务、保安、卫生、司法、会计、高等六个系。当时，署长、课长和系主任均由日本人充当。警务课是武装组织，主要任务是管“地方治安”。

民国十九年（1930年）十月，普兰店民政支署升格为普兰店民政署，并建立了普兰店警察署，直接受关东州厅管辖。普兰店警察署内分高刑、保安、卫生、司法四个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增设经济、警防两系。各系有刑事多人，下面还有若干联络员（腿子）。

普兰店警察署下设本署直辖、火车站、旧普兰店和久寿四个警察官吏派出所。直辖派出所由警察署内勤巡查，巡捕轮流值班，余三个派出所设巡查、巡捕、定岗执勤。

普兰店警察署管辖二十四四个警察官吏派出所，其中属今新金地区的曾设有：长店堡、唐房、粉皮墙、长山寺、朝阳寺和快马厂六个警察官吏派出所。各派出所所有巡查、巡捕各一人。

貔子窝警察署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月九日，成立了金州民政署貔子窝民政支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一日，该支署改称为金州民政支署貔子窝出張所。民国八年（1919年）八月十八日，该所又改为金州民政署貔子窝民政支署。当时，貔子窝民政支署设有警务课，其课长由貔子窝民政支署署长兼任，民国十九年（1930年）

十月，日寇为了“强化治安”，进一步奴化中国人民，将貔子窝民政支署升格为貔子窝民政署，同时建立貔子窝警察署这一独立机构，直接归关东州厅警察部管辖。貔子窝警察署内分保安、会计、卫生、高刑、司法五个系。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增设了经济系。

此外，貔子窝警察署在农村“会事务所”所在地集镇、沿海、岛屿还设有警察官吏派出所或警察官吏分遣所。

貔子窝地区有：本署直辖、西街和海岸道警察官吏派出所；城子坦地区有：城子坦市街、城子坦、碧流河和谢屯警察官吏派出所以及宋甸子警察官吏分遣所。农村地区曾先后设有：宋屯、李屯、清水河、夹心子、崔家窑、杨树房、唐家房、夹河庙、大谭屯、郑家窑、大郑屯、赞子河、王店、金厂等警察官吏派出所以及大郭屯、杨树底、后赵屯警察官吏分遣所。

莲 花 山 警 察 署

民国二十年（1931年）成立复县第七公署。康德元年（1934）三月一日，复县第七公署改称为莲花山警察署。该署内分警务、司法、保安、卫生、特务五个系。各系有主任和内勤等。当时，莲花山警察署所在地设在莲花山庙院内，康德三年（1936年）迁到水门子屯。莲花山警察署直接受复县公署领导，下设本署直辖、星台、真武庙、白山村、于店警察分驻所。康德六年（1939年）八月，莲花山警察署所管辖地区实行一村一所制。

双 塔 警 察 署

民国二十年（1931年）成立复县公安局第八分局。大同元年

(1932年)三月一日,复县公安局第八分局改为复县一拉塔警察署。康德六年(1939年)十二月,复县一拉塔警察署改为复县双塔警察署,内分警务、保安、司法和特务系。各系有主任和内勤、外勤等。该署下设本署直辖、安波、俭吉、孤山、同益五个警察分驻所。

康德十年(1943年)三月一日,复县双塔警察署由四个系合并为警务、治安、教养三个系。康德十一年(1944年)七月,复县双塔警察署改为复县双塔监督分所,归复县复东镇镇警察署管辖,同时把俭吉警察分驻所也划归复县复东镇警察署管辖,而把同益、安波、孤山三个警察分驻所划归复县松桥警察署管辖。从此,复县双塔警察署解体告终。

复 东 镇 警 察 署

民国二十年(1931年)成立复县公安局第九分局。大同二年(1933年)春,复县公安局改为复县警务局。随之,复县公安局第九分局也改为复县复东镇警察署。该署直接受复县警务局领导,设内勤、外勤两部分。至康德三年(1936年),复东镇警察署内分警务、司法、卫生、保安、特务五个系。康德六年(1939年)增设了经济系。

复县复东镇警察署所在地,初期设在今城子坦镇城复村于屯,后来迁到今城子坦镇城复小学校址。该署下先后曾设一个直辖警察分驻所和东邓、栾甸、河沿、墨盘、夹心子、赵沟、矫屯、星台、刘屯、大滕屯、骑河十二个分驻所;康德十一年(1944年)七月,复县双塔警察署合并到复县复东镇警察署,而成立了双塔警察分驻所,隶属复县复东镇警察署领导。

抗税斗争此伏彼起

刘吉安

沙俄侵占旅大后，往往越界征钱征粮，不但界线以南催征，即界线以北隙地钱粮，亦被俄人征收。复州的风鸣、西中两岛，本在租地界线以北的隙地之内，但西中、风鸣两岛俄初划入租界，统令征收钱粮，俄官在两岛发布告示，勒令两岛居民按“花户”每亩地的洋钱一角。在当地官民抵制下，挫败了沙俄企图吞并两岛征税征粮的阴谋。

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五日，沙俄当局派通晓汉语的柯礼素福访查各海口税例和各屯地丁钱粮数目，他窜到金州城，讥讽中国官员在金州“扼此空籍，守此空城，居于租界之中，不免进退维谷。”并向厅、协两署索看旗民粮册，当时虽遭到中国官员拒绝，但后来花名细册，被俄索去。

驻守金州城的中国官吏，怕引起事端，不敢过问城外事务，任凭俄人征收租税。“惟俄人征收伊始，不肯一毫放松，虎狼之性，何能体恤民隐！”其时城外各处乡民因欠收乏食，结队到金州城，或数十人或数百人，哀恳缓征；俄弁不允，与民不合，两不相下，形势极为紧张。迁怒将军奉旨飭令旗民两署，禁止出入唯恐激变乡民，迁怒官员，也不敢派出总催随俄员下乡征税。只得劝令绅耆，妥为开导解散，免滋事端。然而不管清朝官员如何安抚，谨慎从事，一场气壮山河的抗税斗争终于爆发了。

一八九八年六月，沙俄貔于窝区区长达乌茨，为了加强统治，在刘家店村头设立了一个“按站”（俄文意为办事处或代办处），驻有沙俄骑兵十二名，官吏和译员各一名。他们的正常职务是“弹

压一方”，催税征粮。他们管理范围包括牌坊（马家沟）、华元寺、龙王庙、双台沟、夹河庙及粉皮墙一带。

一八九九年一月（农历己亥年腊月），达乌茨眼看年关快到了，粮税杂捐还未收上来。他即派遣军官十名，翻译十名，士兵四十五名，加上驮马二十二匹，大车十三辆，组成武装征税大队，在貔子窝行政区挨村逐户催征。腊月二十二日，征税大队到刘家店，伙同“按站”一伙人，强迫农民在春节前七天必须交齐当年所有税捐，当他们窜到马家沟时，把村民从家里赶到村头，沙俄一个尉官头目，在马上向人们喊叫：“农民们！你们现在是生活在俄罗斯帝国沙皇崇高统治下的关东州，是沙皇陛下的臣民……”。激愤的人们回答他们：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是中国人！沙俄军官气急败坏吆喝群众安静，说“中国皇帝把你们卖给俄国。东三省也很快就要成为我们的黄俄罗斯了。”接着打开关东州当局征税告示，向群众宣布：必须向沙皇政府交纳土地和农、牧产品的捐税，牛马骡驴，鸡鸭鹅狗，都得纳税。乡亲们说：“中国人种中国地，凭什么给你们纳税！”在人群里走出一个老大爷怒气冲冲地说，全村的耕牛，藏在山洞里都叫你们翻出来，抢去杀吃了。没有牛，地荒了，庄稼没收成我们连糠都吃不上，哪有钱缴税？尽管沙俄立限催逼，始终没有人缴税。他们恼羞成怒，闯入民家，翻箱倒柜，恣意抢掠，搜不到钱粮，则把人抓走，逼迫家属用钱粮去赎买。

刘家店一带人民被逼得走投无路，推举出马家沟马成魁领导他们和沙俄斗争，马成魁是牌坊村会会首，平素爱抱打不平，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信。他首先和乡亲们商定，派人到“按站”说理，提出：免地亩税；免牛马鸡狗等税；水井不能上锁。他坚定这起码的